

西

行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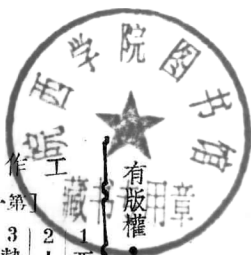
文化工作社

工人文丛

【第一辑】

西 行 记

一九四九年六月印行



西行記

著者

發行者

發行所

李廣田

章丘琛

文化工作社

有版權 禁翻印 一九四九年六月滬初版 [并10181]

1 西行記 李廣田著 九·五〇元

2 人的道路 劉北汜著 四·〇〇元

3 熱力 楊力著 四·〇〇元

4 記憶與忘却 方敬著 五·〇〇元

5 三月書簡 駱賓基著

6 領路的人 劉嵐山著

叢文作工
[輯一第]

序

這裏所收輯的大都是紀行的文字。

抗戰開始的時候我在濟南，濟南危急的時候我隨學校遷到泰山下邊。十二月二十四日，正是冰天雪地的時候，我們在敵機狂炸中又離開了泰安。以後輾轉南下，由河南而入湖北。我們在漢水左岸的鄖陽城住過半年，又徒步兩月而入川。離鄖陽時是十二月一日，又正值嚴寒的日子，到達目的地後，却正是遍地菜花。

在這小集子裏所寫的，就是由鄖陽到四川的沿途情形。

這是一段極其難行的道路。

古人有「蜀道難」之歎，但我這裏所說的却非指「蜀道」而言。

二十七年三月三十日大公報載：「中央社成都二十八日電，中央社記者二十八日由寶鷄經川陝公路，抵達成都，歷時凡五日，沿途作一簡略之視察，深覺該路之建設，已突飛猛進，雖有秦嶺、鳳嶺、酒奠、梁紫關嶺、七盤山與巴山諸海拔二千公尺之崇嶺，但路面平闊，暢行愉快，汽車每小時行駛三十公里，全路任何小橋，亦均可駛過七噸以上之車輛，此為貫接西北與西南之惟一陸地交通線。沿途商旅運輸工具，計有汽車、騾車及人力車三種，交接往還，絡繹不絕，幾有車水馬龍之盛。該路系銜接古秦連雲棧與劍閣棧所築成，棧道遺迹，今已無復存在，昔人所記天梯鳥道之險，蠶叢蜀道之難，亦當隨而消逝矣。由寶鷄至成都，計七百公里，二十六年始改築石基路面，今迢遙長途之中，隨時均可晤及民衆鑿山修橋，繼續努力於新建設。時僅兩載，而交通已有隔世之感，此實為我抗戰建國之一顯著成績。沿途驛站均有新設之旅社……旅行便利……」

漢中寶鷄之間，我們不會走過，漢中至成都一段，是我們一步一步踏過來的，正如上文所引，確已並不難行，我所認為難行的是從湖北鄖陽沿漢水而至漢中一段。這一段完全是走在窮山荒水之中，貧窮，貧窮，也許貧窮二字可以代表一切，而毒害，匪患，以及政治、教育、一般文化之不合理現象，每走一步，都有令人踏入「圈外」之感。也正因為這種情形，我這裏所記的，漢中以上，或者可以更縮短些說，安康以上者較多，以下所謂「蜀道」一段則極少，因為一進入交通比較便利的地方，也就算到「圈內」來了。但假如我們由此推開一點想，想想中國有多少農村，有多少邊遠地方，是不是也正在所謂「圈外」呢？何況圈子裏邊也並非絕然和圈子外邊沒有相同的情形，結果，白內，白外，實在也有些不大容易分辨了。但這話也已超出圈外，此處自不必深論。

在一個學生的手冊裏，我曾讀到下列一段對話：

「你們是當兵的嗎？」一個中年男子問。

「我們是學生。」

「洋學生呀！」一個中年婦人驚詫地說。

「你們是啥子地方人？」

「我們是山東人。」

「是中國人嗎？」是另一個男子的問題。

「是中國人，咱們都是中國人啊，哈哈……」我們都笑了，他們也都莫名其妙地笑了。」

這就是我們所謂「圈外」人民的表現之一。他們這樣的可憫，——但我們切不可忘記，他們的物質生活之可憫比較其精神生活之可憫為尤甚，——然而他們又是這樣的可愛，他們的糊塗也是可愛的，一點也不錯。他們不知道國家，然而他們也許並未作過對不起國家的事。但是，我們的國家却不應當讓大多數人民永遠如此，尤其在抗戰建國的今日。

我在痛苦的情緒中走過了這一段路，結果所得就只是這幾篇苦澀的記載，當然，假設有人讀到這書本，恐怕也難免掩卷而歎曰：「此誠一令人不快之書也！」這倒是無可如何的事。現在，正是我們的光明時代，而且最燦爛的明日即將到來，但我這裏却只記下了這末一個並不完全光明的側面，或者說只是描下了那美麗面孔上的一個斑疤，這也是無可如何的事，因為我所見如是，所寫也只能如是，何況所見聞者猶未能一一道出。戈果里曾經引用過一句斯拉夫古諺說：「請不必責備那鏡子吧，假如你的面孔本來是醜的！」我自然不敢說這些文字還多少有一點兒鏡子的作用，但我確未立志專寫黑暗，相反，我却在努力從黑暗中尋取那一線光明，並時常想怎樣才可以把光明來代替黑暗。我只恨我所見者不廣，所發掘者更不深，而且我又缺乏一個可以畫得更寬，刺得更深的筆尖，我只是在匆匆的行過後又匆匆地寫了這末一點點，而這一點點實在又未能記好。如此而已，是爲序。

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四川敘永

西行記目次

序	一
從黑暗中走開	一
警備	七
路	二二
黃龍灘	二六
古廟一夜	三〇
陰森森的	三三
威尼斯	三九
母與子	三六

冷水河·····	五三
烏江渡·····	五九
先驅及其他·····	六七
養鷄的縣官·····	七六
憂愁婦人·····	九九
來呀，大家一齊拉！·····	一〇五
江邊夜話·····	一一〇
西行記·····	一二五
圈外·····	一五五
江城半日記·····	一六五
青城枝葉·····	一八九
後記·····	二二〇

從黑暗中走開

晚上十點鐘左右，在暗淡的燈光中，屋子裏顯得緊張而又零亂，黑暗的影子在各處搖晃着。大家在一種慌惑而又痛快的感情中，倉忙地整理着自己的行李。半夜之後，孫先生走來了，他把他的灰氈帽緊緊壓着眉毛，用低沈的聲音，簡單地向大家說道：

『走！天明以前要渡過江去！』

說過之後，便匆匆地去了。

沒有搬運夫，沒有搬運的工具，行李是必須自己抗的。但又聽說到沙洲之後可以停一夜，如果可能，還可回來搬運一次，於是又將行李留下一部份，甚至連棉被也不帶，只帶了毯子，手提匣，此外則是便於行路的一套短衣而已。

每人都負了行囊，排成行列，在沈默中前進。這時的心情是頗複雜的，一方面覺得是衝出封鎖綫似的突圍的心情，一方面又覺得是勇敢地走上另一條光明的道路，而明明又知道：困苦艱難是擺在眼前的。『到甚末地方去呢？』『四川。』『四川的那一部？』『不知道！』『大約有多少路呢？』『不一定，二千，三千，也許五千！』『道路好走嗎？』『高山，深水，饑餓，寒冷，盜匪，疾病……這是我們的路程標！』這樣的問答早在人們口中反覆着。我們時常把食指放在地圖上，按住鄖陽城，沿着一條細綫——那『面善心惡』而不能通航的漢江——向前試探，那條細綫在許多小毛蟲似的山脈中穿來穿去。地圖不能告訴我們甚麼，我們所打聽的也只知道這是一條險路罷了。一切都得等待我們去一步步踏過，多少困苦都必須等我們去嘗試。當時並不是不曾躊躇過，想把行李再搬回學校，等從容準備後再開拔的意思也曾有過，但爲當時情形所動，而且再也不願在那泥沼中陷得更深些，終究隨在大隊裏出發了。

這時候我們又看見孫先生，他夾在隊伍中，顯得特別機警而嚴肅。我們知道他所擔心的是甚麼，我們也是一樣，都擔心着另一部分人會出來滋鬧，會阻撓我們的開拔，爲了報復，爲了把局面弄得更糟。山城的街市還酣睡着，靜悄悄地，除三兩警察外無他人。雖然在脚下被踏死了的小蛇已可在微明中辨認得出來，然而眼前，甚至心中，總是被黑暗壓迫着。我們在黑暗中默默地走着，忽然看見在街旁的走廊下，在石階上，坐着一個黑影，一個魁梧的身子。誰？當走近時才看出那是孫先生，他兩手托腮，默默地坐着，注視着隊伍的前進。幾百個孩子都認出他，然而都不招呼，只偶爾聽到：『孫先生啊！』啞啞的一聲低語。我們的行李是沈重的，一路上不知放下休息了多少次，到得江岸，已是滿身大汗了。『渡江！渡江！』人人都這樣低喚着。然而不行，天未放明，是不能渡過的，我們只好坐在沙上等待。不多時，月亮從雲縫裏露出臉來，風也吹得更冷了，於是在江畔跑着，踱着。這一陣冷，倒重新提起了我的問題：

『到沙洲究竟住不住呢？』我在人空中穿來穿去地問，而所得的答案則爲『不。』這如何能行？別人都帶了不少的被褥而我則完全缺如，我決定回城去取一趟，謝謝毛公，他送我們到江邊又陪我回去取了被來。我重又回到江岸時，正準備渡江，等五六隻大船陸續渡過之後，天也大亮了。

行李是越走越沈，而心裏却漸漸感到輕鬆，走在前邊的大隊裏有人在唱着『義勇軍進行曲』。在晨光熹微中，我們回顧鄖陽城，我們發現有一個人在後面邁着迅速的步子追來，等那人來近時，才看清那是蔣先生。他追上我們，追上了孫先生，是表示送行的意思。兩人剛一見面，孫先生便大哭起來，且道：

『××兄，我實在不願出此，爲息事甯人起見，也不得不如此了。』蔣先生也哭了，在旁邊的人也都落下淚來。哭甚麼？爲甚麼會自然地哭起來？灑這樣的淚有甚麼價值？惜別嗎？決不是！訴苦嗎？更不是！我們無甯說是爲了我們的國家民族而哭！爲了在敵人鐵蹄下被蹂躪的山東父老，爲了一羣以學校爲家庭

以師長爲父母的孩子而哭！我們從山東逃亡南下，輾轉數千里至鄖陽，當初是懷了甚麼希望？而結果呢？是貪污，欺騙，人事的磨擦，封建集團的傾軋，苦得一羣孩子衣不蔽體，食不果腹，不襟不履，甚至連買草鞋的錢也沒有，更談不到甚麼求學或訓練了。這是「學校」，尙且如此，其他方面如何？抗戰一年有半，而尙有如此的教育！這是一個泥潭，我們想盡力澄清它，我們既沒有澄清它的力量，我們就應當從裏邊拔出腳來。走開！我們是早就想走開的，但我們不會想到是這樣的走開。走開！我們抱着新的希望而走開，然而我們回顧過去，撫摸傷痕，我們不能不痛心！『我們從山東出來，是爲了避敵，而現在走開，則是爲了避自己的人！』與蔣先生作別之後，有人反覆地這樣哀歎着。

到沙洲，我們以包穀粥作爲早餐，雖然不甚熟，也還香甜，但不見得人人能飽。共行五十里山路，宿小嶺塘，小嶺塘在荒山裏，只有幾家貧寒人家，米麵供不應求。『沒有鹽，沒有鹽！』大家都這樣傳語。夜裏睡在人家草地上，

雖然不很冷，却也未得安睡。（二十七年十二月一日）

警 備

傍晚的時候，有一個短小精悍的隊員來報告道：

『我發現一個形跡可疑的人，在我們附近逡巡了很久。這個人年輕力壯，負着槍，却穿着便衣。他很安閒地坐在人家門口喝茶。問他是幹甚麼的呢，回答說是游擊隊員，是從襄樊一帶退下來的。但問他爲什麼只是一人呢，便不再回答。以後他離開了村子，到野外去了，我以爲他是已經走開的，但不久他又轉回來了。』

來報告的隊員挺着胸膛，一雙眼睛在薄暗中放着光。還不等我們對這件報告有所討論，他又繼續奮勇地說：

『我相信那個游擊隊員是假的，那是個土匪。我們必須有準備。我願意再